

章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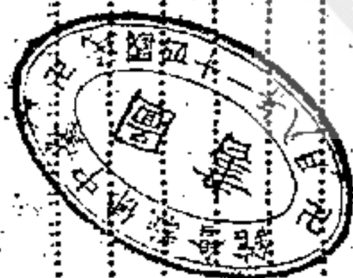
法音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慈光普照

本期目錄

大聖釋迦 上了軌道的宗教	學慈 (2)
佛教問答	超如 (7)
印度佛教史	普信 (8)
有趣的禪話	雙蓮 (10)
宗教教育方法的變遷與發達	茂坤 (12)
普門品(觀音經)大意	道生 (13)
抒情小唱	悲人 (14)
佛緒夜	楓林 (16)
變換無常	龍歌 (16)
釋迦佛陀話劇	妙琴 (16)
敬海短波	蕭漁 (17)
	記者 (20)



一月光遍照普薩

大聖釋迦

民前二五三五年的四月八日，

是大聖釋迦——佛陀誕生的日子。

在這一天的清晨，世界每一角落裡的佛徒們，大家都舉行着盛大的法會來紀念佛陀的聖誕。這個盛典叫做浴佛節。原來佛陀誕生的時候是在蘭尼尼花園裡的。那時天上降下了微微的細雨來，地上的鮮花，特別是蓮花，也豔紅着美麗的花朵。

當佛陀剛呱呱墜地時，他就大吼一聲，不知在吟些甚麼？後來他成佛後，以他的理智證明了那句話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因此浴佛節的禮儀，一概採取那時的情況——

裝一花籃，裡面有大盆一隻，盆中置有一尊指天指地，腳下踏蓮花的太子銅像。信徒們排成兩列慢慢步

走到太子花籃前面，抬起銅像把清水由太子的頭頂澆下云。同時唱出

洗佛偈（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離塵垢，同證

如來淨法身。）以表慶祝，暨求來

佛陀把我們的業障消滅。古德根據

上面的法部，曾編有讚語如下：「

周昭王甲寅年四月八日，摩耶

夫人，昆蘭園，無憂樹，手擎香，

右脇下，降生太子。太子世間稀，

左手指着天，右手指着地，托双足

金盆內，九龍吐水沐金身。漸漸相

成器，漸漸相成器，行七步，眼觀

西國，靈法雷，神通啓，「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

印度北方——尼泊爾，在中古時代叫做迦毘羅國。這個小王國和利城是相互比鄰的，原來他們二個國家自古以來都是同一祖先，也是姻戚關係打得最緊且密的。

(一)

大約在西紀三千年前，住在中

央亞細亞的雅利安民族，有一次開

始了向西和向南的大移殖。向南的

一隊就是征服當時的達羅維荼族（

黑種）而在此地建立起很多的國家

。釋迦種族就是體質強壯，皮膚白

皙的雅利安民族中的一派。迦毘羅

國與利城王國又是在釋迦族中最英

勇，最仁慈，最受人尊敬的一族。

釋迦佛陀的父親是迦毘羅城主

淨飯國王，母親是拘利城阿摩國王

的公主摩耶夫人。他們結婚以來已

有二十餘年了，淨飯王這時已經四

十餘歲，而摩耶夫人也已四十歲了。

雖然金銀珍寶舉目皆是，宮妃嬪及諸室，

天籟樂音不停，但都未能解除國王

的憂思。面貌如天上圓滿的月亮，

心靈像冬天的太陽的夫人，也是爲了未能生下一位太子而覺着非常的不安。



有一天，在萬籟俱寂的夜裡，夫人照樣的燒香禮拜，祈禱着適在未來十方大覺的尊者，能够賜下一位聰慧的太子……夫人此時不知不覺中昏迷過去，在夢中，夢見一位面如千日，身似尊者的

又從夫人的右臂進入肚裡去。醒來後靈魂未定的夫人，終於把這事稟告了國王。淨飯大王的高興真是難以形容的了，因為他請來了一位全國裡最有名的相師來給這事卜了一個占卜，相師就把夫人已有子胎的喜訊，告訴他們。莫怪淨飯國王心花怒放，雀躍欣喜，更奇怪的是，自此以後的夫人，虛榮心漸減，曠怒與貪慾的心也可以說微乎其微了；每天只喜靜，而不像以前那樣的跟衆人在熱鬧裡打滾了。

(二)

經過十月後，夫人就要求國王送她回鄉。原來印度自古風俗，凡生產事宜，一定要回娘家談話，以備萬一。這天正是花卉齊放，草木

爭奇吐艷的四月初八日，一團暇逸的人馬，不堪受那藍尼花園幽靜的引誘，終於決定在這裡暫時休息。進入花園後首先躍在夫人的眼目的，是那株絳紅簇擁地盛開着的無憂樹。當夫人在這春陽煦照，萬花勝麗的季節，舉手攀着無憂樹，正自讚美、欣賞的剎那，太子便呱呱地誕生了，這呱呱的叫聲就是上面所說的：「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界上人類以及動物都得益了，「自覺自悟」的日子快到了，就這麼一聲，佛陀便留在地球上而第一步的足跡。

回到王宮後，大王特地爲了這位太子，請來了一位名叫阿私陀的仙人替他相命。仙人（婆羅門德高望重的行者）抱起了太子時，一邊歡喜，一方面却露出憂愁來。

當國王問他的因由時，仙人的答覆是：「這位太子像中秋的皓月，無疑的是一位慧德兼備的賢者。他如果在國祚事時，一定會受萬衆的欽服，更能統攝地球上面的大小國家；可是他，或者因禁不住宿世聰慧的德性的激動，會跑到深山林內去用功磨練，以發起無上的智慧，最後就是十方世界無能與匹的佛陀了。」經過這一說，大王才了知仙人之所以悲喜交集的原故。



(三)

摩耶夫人在釋迦太子誕生後不久（七天），便離開世間去了。這個撫育太子的責任便交在她的妹妹——摩訶波闍波提的掌握裡。於是這位幼年時名叫悉達多（一切義成）的太子，就過了最平穩，極幸福的生活。當時波闍波提夫人也生下了異母弟弟的難陀，兄弟倆自少便很

和氣的領受着慈母波闍夫人的慈愛。自七歲的春天到了十二歲的冬天，太子便英勇、聰悟過人的學會了當時印度最有名的學術——五明和四吠陀。就是（1）聲明（語文學）（2）工巧明（工藝學）（3）醫方明（醫藥學）（4）因明（論理學）（5）內明（宗教學）和（6）養生的梨俱吠陀。（7）祭詞的娑馬吠陀。（8）兵法的夜柔吠陀。（9）咒術的阿闍婆吠陀等。到這時



下沒在沉思靜慮中。他因學目所賜的是：農夫們無論老幼、青壯、婦女，每人都要在烈日當空下不得休息的辛勤耕作，所收的工資還要小於所流的血汗。而王子公孫，大富長者們，却不出點力，安居善食，這是多麼的不平等？翻掘出來的土裡，潛有許多的昆蟲，却又被空中的禽鳥飛來啄食。這弱肉強食的世相是何等的殘酷、痛苦？

(四)

淨飯國王眼看悉達多近來的模樣，更加愁眉苦臉了，根據貼身大臣的話：「太子近來已和以往大不相同了，不但喜歡宮中特地為他請來的歌女，連那四時暇也好像厭棄的樣子了」。為了使悉達多能够每天有所自在安樂，放棄出家觀念起見，大王就在這一年，替他選了

一位美麗的妻子——拘利城善覺王的公主。自從這位窈窕多姿的淑女嫁給太子後，可算是最平靜，最安樂的時期了。經過一年後，耶輸多羅妃（太子的妻子）也替他生下一位王孫——羅睺羅來。人們的愛子就像獅子思母一樣，因此這位王孫的命名就採取獅神（羅睺羅），以示多一種的榮崇。

雖然有了妻子的太子，他却不像世人一樣的只顧家庭的快樂，太子所日夜沉思的是：如何才能給世界以和平、自由、安樂。近日來太子為了多明瞭世間的實相起見，時常跑出城外去，每一次回來時，他臉上的憂鬱總是有加無已。有一次跑到郊外時，巧遇一個駝背的老人——皺紋滿臉，愁眉深鎖，走路時一拐一拐的不自在。太子因此知道了人一到老，就什麼快樂也沒有了。當日又發現一個病人不停的在路旁喘息，氣力都失了，身體焦黃了，像風前的殘燭，太子便覺得人人絕對免不了疾病時的痛苦。這時御者車匿真是惶恐極了。淨飯大王命令他不要給太子看這不祥的事物，偏這不如意的事接踵而來。這，怎麼好給大王的交代？正在措手莫及時，忽然又看到許多人，抬着一具死屍來。太子的面容一皺，

更加覺得世人無論那一位，都有了這麼的一天。真是令人心寒膽冷的。到了這時，太子終於無意再遊觀下去了，即刻命令車匿返城。

(五)

到了十九歲時的太子，完全不為富貴、恩愛所迷了。雖然有了智謀深遠的優陀夷受了大王之命，暗裡在作祟——以歌女、國色來誘惑他，但都未能挽留太子捨俗的心志。他只在想：「人不知為何而生？死後又會怎樣？難道這虛空空地過去？無意義的生下來，也毫無意義的忘掉？」他禁不住這種鬱悶，他跑到城外的一株闊浮樹的樹下，去沉思。太子正在靜思復去的思時，忽見前面有一個出家人向他走來。太子靈機一動，隨恭恭敬敬地請他開示。行者停步便說：「欲解除一切苦惱，須脫離一切羈絆的話，除了用心修持外，別無辦法。」太子牢牢地記住行者的話，回宮後，去見他的妻子最後的一面，終於在二月初八日的晚上，帶著忠心耿耿的御者車匿，毅然決然的離開了迦毘羅城。

太子所乘的寶馬（白馬）如流星般的奔馳，來到羅摩林的山麓時天色已漸發白了。於是剃了髮，拿

下寶冠，除去身上的寶珠，脫去了皇袍，交給車匿，命他牽住白馬，帶這些身上的寶飾，回去呈遞淨飯父王。然後上山去拜見跋迦婆仙人。仙人開門見山的說：「要解除一切痛苦，無非是要戰勝肉體上的誘惑，從喧嚷一切的痛苦，磨練自己的肉體中去追求，才能得到一切的快樂。」太子說：「得到快樂後將怎樣？」「便能昇到天上去享受那快樂」。經過幾句簡短的回答，太子便知道這位行者只知修苦行，上天庭，那裡能算得甚麼解脫可言？因為天上的快樂也是有相對性的，樂極還是生悲呢！於是悉達多便離開了那每天只採草根樹葉充飢，睡在灰堆裏，在火裡跳來跳去的苦行聖地。

(六)

這邊的車匿，帶着滿臉的淚珠，托着寶物，牽了白馬，回到王宮來。迦毘羅國王根據車匿的報告，悲傷的心由裏而起，立刻選派五位大臣，隨後去追尋悉達多太子。阿若憍陳如、摩訶那摩、阿輸若時，婆提喇迦、婆沙波等五位大臣，受了王命，如火的燃眉樣，急快地奔到羅摩林來。但是太子已經不在這裡了。經仙人指示太子出發的方

向後，他們滿了行者，就拔步向太子所去的路徑追去。行不多時太子的御影便映現在眼前。

「殿下，父王的悲嘆，您一定知道的，如果有心體念着那老人家的痛苦的話，就請您返回宮城，大王曾說：『要修道，不一定要拋家棄親啊！』」

「父王的心情，我老早已明白了，但是我的拋親棄國，是暫時的，我若能藉此機會開悟成道的話，那時是爲了全世界的人類以及動物的，我的大事不久將會實現了，那時的孝行、多情（慈悲）一定會超過通常所說的幾千萬倍哩！我們雖是王族，但是還要受婆羅門種族的支配，那吠舍（商工）、首陀羅（賤奴）更不必說了。我將以我所發現的真理，來打破這四姓不平等的桎梏。」他們五人本來受大王的命令時，便知道勸他不過，所以大王已預先對五人說：「太子若不肯回來時，你們五人便隨他出家，侍奉太子，以至成道爲止……」。結果不出所料，他們一行五人也就跟太子出家，同求真理去了。

太子爲了追求真理，克服了一切困厄，渡過恒河的急流，進入摩竭陀國的首都——王舍城。城裡民衆一看到儀態高貴的行者到來時，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高興。這時國王頻婆娑羅，已注意到這件事。隨暗中命令近衛去窺視這位行者的來龍去脈，侍臣們的報告，終給大王帶來了一個驚喜。原來這位行者是鄰國的王太子，身體強壯，相貌和風度都高雅奇偉。大王便不顧他尊貴的地位，走到山林裡去拜訪這位神奇的人物。在婆羅王拜見太子最初的剎那，他便覺得這位太子俱有高相，必定善能用兵與治國，如果在國的話，統治全印是不成問題的。於是向太子要求，請他在王舍城裏理國事，大王更願意把這個大國交給太子，猶如大城爲根據地，以征服全印。但無論多大的名利、福祿，都

未能打動悉達太子的恒心。最後大王要求太子的話是：「祝您真理早日明現，成道後回到敝國來度我！」

(七)

辭別頻婆娑羅王後的太子，又



(八)

— 6 —



上了軌道的宗教

超如

現在的人類，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一事似乎「無可，無不可」的為多。他們的心理只有「一生一死」，而生存的道理好像不一定要宗教。最多是在於俗例所舉行的祭典日子裡去拈香、禮拜，湊湊熱鬧而已。為什麼對於宗教會這樣的冷淡？這原因實在太多了。在這裡只能舉其二以作參考。

第一：現在的人，比較那往古的人起來，可以算是理智一點，他們對於事情的無論大小，總要拿理智來判斷。因此，不像古時代的人群一樣的首從信仰。這是對的，文明愈發達，傾向的心理一定也愈加強！

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自然科學日進千里，跟著人們的心理也驟然大變，大小事情都以經驗與理性為基礎，終於產生了這理智的文明。然而支配了歐洲的某教，它是超越經驗——創造天地的神教，是承認公審人們的神，是信仰超自然的上帝，是人們賴以救濟的宗教。這種宗教，在這文明的時代裡，自然會與近代的代表理智的科學以及哲學發生了一種衝突。因此，那些追求科學和哲學家們，為了自由思考，已經動搖了他們千古以來的宗教信仰。

第二：所謂宗教，必定和人類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與社會生活上的法律、制度、秩序、組織等有了不可分離的連繫。雖然宗教的成立有為批評社會的組織與法律制度以及改革的要素存在，但總是為了維持社會組織，法律制度之安全，所以傾向於保守的為多。因此，才有了所謂宗教的另一社會的職能，這保守的作風，無論那一種宗教都並無二致。現在的人對於社會組織是一種批評的態度，所以無論那一種社會秩序都未能下一個絕對的肯定。大家都抱著如發現有不合理之時，即隨時

加以批評、改革。社會主義者更加為了經濟組織的根本改革，所以把在來的宗教認為只是為了維持支配階級特權的工具而已。如這樣說來，那教會的某教，或者教堂的某教，都是一樣的不能令人生起趨向、崇拜了。

由此看來，近代人之對於宗教的冷淡，無心是有相當的理由存在。如果按照在來的宗教儀式去施行於世間的話，其後果總是不可以設想的。說實在的，一定未能和平常人的仰望！不過近代人無論如何的理智的，如何的批評的，怎樣的唯物，也未能斷定他們真的，一點宗教的觀念也沒有！因為現代人也是人啊！追求宗教的問題，是在人們內心深處，是具生以來就有的，雖然是現代人或者是未來的人，都是同樣的普遍的，是人類以上人人皆有。

受過近代化教育的年青們，對於宗教問題也是相當的嚴重；不管你是如何的現實主義者，也未能捨棄宗教的夢；怎樣的批評的自由思想者，也存有一種無限的遺憾，是絕對未能無視這遺憾啊！

理智與批評的腦袋，大體是智識階級者。而一般的民衆——農民、勞工、貧苦等無產階級的人，是絕對不能有一天沒有宗教。有人會施行無宗教政治，但是結果農工們無論如何都捨不得唯一類以精神安慰的神靈的存在。這反宗教政策是智識階級們所提出來的，但是真正的民衆，真正的無產者，是絕對反對無宗教！其實智識階級和資產階級們否認宗教，是未能徹底了人類生活的真正意義。真正徹底人生生活的人，對於宗教的信仰，是決不能放棄的。

我們的心理無疑的已有了宗教信仰的潛伏，因此，這宗教的信仰，自然會慢慢的生長起來。只是現在的世界裡，所有的宗教作風好像未能耐得起現代人的理智的批判，所以現代人雖然有

了追求宗教的心理，但都未能得到真正的信仰，這是現代人最大的不幸事。現代人會享受物質的，科學的財貨，而真正能够安心立命的宗教，却忽略過去，這，不是現代人最大的不幸是甚麼？我們現在正要尋求新的宗教文化，同時虛心靜慮的尋求過去的宗教，無論怎樣的歷史的形式也不要拘執，要自由的建設新的信仰的時候了。

那利那的遷徙中：由古來的羅馬門階級為基礎的宗教政治，變為以國王為中心的武士階級的世俗的政治，同時因都市的勃興，市民階級也隨之而抬頭。跟著對於那在來的形而上的，超經驗的思想，被那形而下的，經驗的思想占為優勢，也就是人間的文明的興起的時代。佛教是在這時代的背景中，也就是代表人類的趨向而創起的。是與羅馬門教的唯一絕對的神——梵天和所謂天啓的伏陀（外教智書）背道而馳。是以經驗的，批評的為基礎，而教人以解脫的真理，這就是釋尊的教理。

釋尊是否定神的（超神論者），如果宗教的概念像西洋之宗教學者那樣，以神的觀念為基礎的活，那麼，佛教便不是宗教了。釋尊的理想是以我們無疑的經驗為根基，是教人向自己的內心去追求那無限的自由。這無限的自由，即是泥洹（不生滅）、解脫。假使這解脫、泥洹謂之神的話，那麼，可以說是我們內心裡的神，不是那茫然的超經驗的神。這是無論那一種人都可由自己的經驗而證得的神，也即是達摩（法）——軌範的神，不是那虛構之體的神。

在來泥洹被誤解為虛無的意義，那是大錯而特錯了。這泥洹是我們的一顆心由束縛解脫出來的純粹自由意志的境界啊！如何才能得到這絕對的自由境界？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有目的慾望——「無明」克服，與法（軌道）為一致。佛教就是這種「上了軌道的宗教」。

佛教

客來問

(11)

曾普信



問答

問：聽說佛法的戒律有了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的戒條，究竟有了幾百條？戒條的名目怎樣？又性戒與遮戒怎樣區別？我們凡夫應該受持的戒律究竟有了幾條？又大乘戒，與小乘戒的區別怎麼樣？

答：律宗講要云：

「或問——僧尼的具戒有沒有限制？答——沒有，僧尼的具戒無量無邊，若說有限制，那就是因為隨犯隨制，所以僧尼的戒量各有三重。僧戒的三，廣則無量，中則三千威儀，六萬細行，略則二百五十。尼戒有三重，廣則無量，中則八萬威儀，十二萬細行，略則三百四十八戒。」這樣的戒條的列舉，其實不容易了，舉起來也好像對於問者沒有什麼利益。其次有出家戒與在家戒，即如二百五十戒，三百四十八戒，等就是出家戒，尚有十重禁戒，四十八輕戒等。又在家戒，例如五戒，十善戒，八關戒等，五戒中戒戒為輕戒，其他為重戒，叫做四重禁。這是性戒，酒戒為遮戒。性戒是本性的心地戒，大家都要遵守。遮戒例如酒戒，不飲酒的人當然不須要，飲酒的恐怕破了重戒，所以需要遮止。十善戒還是性戒。

其次在家人受出家戒，叫做八齋戒，又名菩薩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香油塗身戒，七歌舞觀聽戒，八高廣大床戒。八戒加上非時食戒與捉金物戒為十戒。前五戒容易了解。第六香油戒：已是隨順出家作法的

人，無須裝飾身相，否則就是內心尚有搖動的證實。第七：看戲。第八：不作過分的衣食住。第九：過午不食。第十：身不帶錢，南方佛教尚守此法。

尚有三皈戒，三聚戒。又戒有三品：出家戒，在家戒，道俗共戒。三皈，三聚，十重十善是道俗共戒。又有小乘戒，大乘戒，世間戒，出世間戒，這些都是從心地戒敷演出來的，就是因為根機而有了大小頓漸的差別，其實小乘人受持的大乘戒還是小乘戒。大乘戒以戒體為先，小乘戒以戒相為先。戒相屬於身口，戒體專屬於心，戒體清淨時戒相自然清淨。戒相清淨時戒體也自然清淨。所以不要偏於一邊，大小都應該受持在身口，否則不能說是持戒者。戒序云：「持戒淨身口，攝心正意念，多聞生實智，此由戒為本。戒是妙法藏，亦是出世財，戒為大舟船，能渡生死海，戒是清涼池，澡浴諸煩惱。」

問：我看佛教有許多宗派，各各的信仰有所不同，是否統統契合於釋尊的本意？我的意見即如登山的道路雖然不同，究竟到了一個山頂，可是各家派好像有了一種固執，以為自己的宗派才是真正契合於釋尊的本意的，若從公平的第三者的立場而批判時，各各都是不對，沒有契合佛陀的本意，果然的話，大家都不容易成道，難得往生淨土，發財！如果世尊今日在世的話，不知道會作怎樣感想？

答：所說的固執，當然是不應該的，但從另外一方面而觀察時，固執就是固執，心住於一境已有成就，所以容易達到目的，即如淨土門的指方立相有相似者，一心專向彌陀。釋尊不作念佛修像看經燒香禮拜，只曾打坐尋求脫落身心。密宗專注於三密相應的三摩耶。答宗的明山祖師即

在廣漠的一大佛法裡建立了單純的一宗，這些都是指示眾生可得的方針的，只因佛法的大海極其茫漠，眾生不容易攷定，不曉得應向那一個方面修持，小徑的迂迴彷彿，值得憐憫，所以指示的說：「念佛是正因一，或說：『坐禪是直入』，『信佛是正業』，『三密即證』，『止觀闢入』，『法界是道場』，這樣的指定了佛法正門一心的直路，予以眾生及早發現真如佛性的明月，這就是慈悲門。所以無論進入單純自力的路，或者他力的一路，都可以隨便，只要專心信行，無須討論教法的深淺，宗派的優劣等。其實是否契合本意的懷疑，有所障礙於佛法的修行，疑是五蓋之一，最為討厭的，應該及早一刀兩斷而進入法門。而且往生得道的成不成，又不是語句論量上的事，所以無須妄評宗派的優劣，法門的深淺

問：人類有情是由什麼而成立的？

答：身土不二，依正一如，依報的山川國土，正報的人類有情，根本是一樣的。楞嚴經云：「想證為國土，知覺成眾生。」小乘以為五蘊就是元素，大乘即說六大，可以說人類是色受想行識的集合體，又是地水火風空識的凝結體，世界也是六大，人類也是六大，只有大小精麤的差別，本體是一樣的。

問：色界十八天，另外有了一個大梵天變為十九天，即如初禪天乃至三禪天，各三天而成九天，又第四禪天有九天，合成十八天，可是另外舉了初禪三天中的大梵天，這個是不是重複了麼？不然的話，究竟怎樣？

答：色界十八天是不錯的，只因梵天王為造物主，比如耶穌教的上帝，想要給人家特別認識，所以另外舉了梵天，釋尊即以爲大梵天王尚不能脫離三界苦，佛陀是三界的大導師，佛法是出離

三界的法，梵天是比不上的。

問：儒教說的天命，萬般都是命，善的惡的都是天命。佛教說的天命，一切都是因緣，吉凶禍福貧富貴賤，都是前世的因緣，果然的話，忠孝節義都不要了，經裡也說過了，一切眾生互相為父母，為子孫孫為夫妻，沒有終始，可是倫常道德的制度怎樣解釋？

答：儒教的天命，佛教的因緣，併不是一樣的，天命是曖昧的，不知道的事情都是天命，可是佛說的因緣，不是不知道的代名詞。却是推理澈底的道理，只因凡夫沒有宿命通天眼通等的智慧，不得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情。只可推測現見的因緣而信仰過去未來。然則天命是自然的別名，即與因緣有丁水火之差。

一切眾生的互相為父子，夫為妻，妻為夫，即在六道輪迴之間是可能有的。又是澈底的決定的，貧富貴賤也是一樣。這樣的變遷無常就是因緣，併不是為人父的世為父，為人子的世為子，而且為人父母時愛惜兒子，為人兒子時敬愛父母，這樣的互相有了恩愛，怎能紊亂倫常？可以說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等的差別都是因緣所致的。這併不是比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意義。既而做了父子夫妻，當然有了相應的因緣，併不是自然偶然的結果，古德云：「孤舟共渡尚有宿因，九夏同居豈無義分。」

問：據說中有的男性魂識，向有緣的父親生，向母生愛，女性魂識向父生愛，向母生願，這時父母交會宣愛結果生來赤白二滴，叫做羯羅藍，寄託有中有的亡魂。果然的話，男女的魂魄好像是固定不變的，不由因緣而現出男女相的。可是根據一兩含經解釋世界成立的情形時，光音天的人們，欲想多的變為女人，少的光音男子。然則男要定了以後，久遠之間有沒有變？如果沒有，好，是善於常見，究竟怎麼？

個時期又變為水變為土而失去了形影，世界的成立也是一樣，創始為瓦斯體，又變為流動體，再變為固形體，而成立山河大地，時期到了，又變為原本的瓦斯體，可以說有形之物沒有一個是常住不變的，男女還是生死在天地間，男女的形相併不是永久不變，可能有男變女，女變男。只有性情不容易改變，所以受到佛法的教訓而減情復性時，女人也可變成男子了。

問：根據法華經提婆品時，女人身有五障，第一不能做大梵天王。可是根據心地觀經時：一昔有一女人，某日抱子渡河，忽作洪水，進退兩難，母子溺死，即以慈悲善根力，生於色究竟天為大梵天王。一父母之情愛子之心，這個慈悲心好像一般都是一樣的，可是一面說女人有五障，一面又說女人愛子的慈悲就脫離了五障，究竟此中的意義怎樣？

答：可能是女人比男人身體柔弱，智識低劣，（身心勝過男人的也有），五障就是不能作梵天王，帝釋天，魔王，轉輪聖王，佛身等。男女的形相是六欲天以下的事，色界以上是非男非女的，大梵天王在色界的頂上，色究竟天，當然不是女身，破伽羅死的女人變成大梵天王時已不是女身。其次帝釋天是欲界第二利天的天主，人主雖有女王，可是天主沒有女人，因為不是丈夫相。其次魔王是欲界頂上第六他化自在天主，有大力量，這個女人做不到。根據淨名經的解釋：「大魔王的現身，都是住在不思議解脫的菩薩」。菩薩出離了三界，已不是男女相。其次轉輪聖王的現出人中，又是菩薩的化身，已不是欲界業縛的眾生，所以不是女身。即如魚龍觀音還是暫時的化身而已。其次佛身有法報應的三種，法身有事理的三身，理法身無形，事法身有形，但沒有個體，山川草木儘是法身的狀態。報身比如藥師彌陀等沒有肉身，只有應身現示肉身，比如釋迦如來現示成佛修行之相，本體非男非女，但為人間教主應現大丈夫相，所以三世諸佛都是現示男人相而成就作佛了。提婆品的女障男身，另有意義，龍女的成佛尚不是女身。

金山活佛神異錄

樂觀法師著述

誠徵預約每冊新台幣三元

一代高僧金山活佛，生前事蹟奇異，生性古怪，為一標準人物，但佛門中很少有人對他作片言隻字的報導，即使有，也不過是一些傳說而已，其實活佛一生之苦行度人的真實事蹟與悲願，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事件，均足證明他是一位正知正見，有修有證的聖僧，有很多都值得我們仿學的。今由樂觀法師以其親與活佛三面之機緣，用極忠實態度，根據事實，作成此一寶貴偉構，報導給各位讀者。本刊特請江清水居士為文插圖，預定十二月廿日出版，定價每冊五元，即日起開始預約，至十二月十五日止，預約每冊三元，預約拾冊以下請用郵票代金，拾冊以上可利用現生月刊郵購賬戶「九〇六八」號匯款。

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 啓

好消息！

謹訂國曆十二月四日起七天在曇花佛堂（彰化市永樂街民生巷）暨建「護國消災祈安講經超度大法會」，敬請 諸大德光臨參加典禮。奉請委員長連連增 住持林大祥 等合十。法會期中並請連增居士放映「泰國紀念佛陀二五〇〇年聖誕大典」特製彩色縮影，歡迎參觀。



印度佛教史

(一)

雙連

佛世時的印度

如衆週知，佛教的發源地在印度，所以想瞭解佛教，務必須明察印度的風土以及釋迦創教時的時代背景、思想等，不然，則無法得其底細。茲將有關事項略述數點如下：

一、印度在二次大戰後，雖已分爲印度共和國、巴基斯坦、尼泊爾、錫蘭等獨立國家，但在歷史上，尤其是理解佛教中，應該把它綜合爲一環較爲方便。

印度是接連（北面）於亞洲大陸的一個半島，有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其面積共有：東經三十度，北緯三十度之寬，幾等於自歐羅巴洲除掉露西亞的面積。內有赤道直下的灼熱地帶，中亞細亞的寒冷地帶，更有肥沃的平原，廣漠的高原，荒涼的沙漠，以及印度、恒河二大河流。這裡介紹的地誌變化既多，植物界，動物界也甚豐富，更是值得提的。

印度的人口，據一九三一年的調查，除掉了錫蘭、緬甸，共有三億三千八百萬萬人，約占地球上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幾等於南北美洲、非洲，的人口總和）。這若由人種來說，那更是多岐多端了；自石器時代的未開民族，一直到極有高度文明的民族等，真是五花八門。其主要語言有印度雅利安系，印度吠陀系，卑陀系等，更可分爲數百種之多。

如上述，印度的廣大，不但在空間上，即在時間上，也被列爲古國之一。

二、紀元前一千五百年紀以來，自西北方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是主以遊牧與耕農爲生的，所以他們的主要願望，無非在於家畜的增殖與農作物的豐收了。當然他們爲了種族的隆興，也不斷的祈求子孫的繁榮了。但這些願望，是否能如願以償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他們爲要達到自己願望，供了許多犧牲以求神助，或誦頌讚歌，以討好神鬼，這種祭禮儀式被固定後，大家統請世襲的婆羅門主持了。當然婆羅門被視爲清高的神人的介在者——特殊階級了。這時占著極高地位的武士、王族階級的刹帝利族，每臨戰場也都以爲除非有婆羅門的宗教儀式，決無法打勝仗，於是進一步的奠定了婆羅門的地位。如此，社會制度漸次確定，成爲不可動搖的階級制度了。即分爲：

- 一、婆羅門（司宗教儀式）
- 二、刹帝利（王族階級）

三、吠舍（農商人階級） 四、首陀羅（奴隸）

紀元前一千年紀，當雅利安人自印度河流域征服土著後，更向着耶那那河流域以及恒河中流等地（即今之真拿勒斯）。這個地方是雨量很多的地方，雖未必適合於農耕，但由於他們的努力，把原始密林開伐後耕種了穀類，建成了都市，隨之也確立了地方的王權。

紀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八百年的之間，以婆羅門爲中心的宗教飛躍地發展，不但編纂了對神的讚歌——「吠陀經」，同時也註釋了這些神學的論書——「梵書」，以及論述世界觀，人生觀的「奧義書」。後來「奧義書」次第由祭式的形式獨立，爲一種哲學學書，而又加上了許多作品。

到了「奧義書」後，印度的思想界，才真正遇到了人生的大問題，即有關死後的問題。本來「吠陀」以來的古文獻，對這些問題是不大關心的，其解釋也不過是：人死後，被帶至閻魔處審判，如是善者即生于天國，惡者即墮落地獄，到了一定的期間即復生人間，這恰如雨水，初落于地上，跑入了植物之中，變爲食物後，再入生物的體內，爲精子而再生。但這種素朴的想法，在當時的婆羅門，尤其是「奧義書」的思想家們，已大感不滿了。因此他們想出了決定人生死後的問題——「業」（行爲）。「業」的思想，誠爲印度思想史上的一大關鍵。即：由於「業」，決定了後生的生涯，復由于業再次決定了再後生的生涯，如此無限地連續着生死。這種狀態，即所謂的輪迴。因爲我的活動是沒有停止的，所以不斷的造出了新業，自然輪迴是無限的了。

古印度人，所怕的並不是現生的死，而是生死的無限系列——輪迴。因爲他們認爲一度的死是可以忍耐的，無限的死苦是不可忍耐的。「奧義書」的哲學者，絞盡了腦汁，想盡了辦法，想在此求一解決的曙光，其結果，他們認爲宇宙的本質是「梵」（大我），個人的本質是「個我」，唯有將自己的小我傾于梵的大我，始能解決一切的束縛，達到自由的境地。可是有這種解脫自覺，而能達到的，仍是少數的選民哲學者，其餘的大多數，仍在輪迴的恐怖之中。這自恒河的上流，一直到中流一帶定住的雅利安人，在原則上無不在婆羅門至上階級制度下過活。當然婆羅門的優異與吠陀經的神聖，對於他們來說，仍是一種不可知的世界了。這時不耐煩于婆羅門中心倫理的人們，在精神上大起了反感，產生了虛無主義和唯物論。這種傾向的思想家，無不否定感覺對象以外的一切存

在，而主張，存在的唯有物質了。他們更指摘：所有的理論與宗教觀念為偽造的東西。當然他們是不承認來世與輪迴，有的是現在的一切，肉體是與死同時，是這元元素的。至於靈魂，那更不用說了。

可是右述的這些唯物論者與獨尊的婆羅門學者，不過是社會的一部份代表而已，大多數的人們，仍與其他各處的民族一樣，無不怕有形無形的靈現，以及神鬼等。所以他們的心目之中，是草木皆兵，無法脫離幽靈的恐怖概念。不管是山林也好，河川也好，到處都充滿了精靈，無時不在監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結果他們不得不依附當時的宗教家，以謀求解決的方法了。觀這些方法，大約有下列幾種。

(一) 苦行：這是一種極端忍受肉體之苦的修行法，如斷食，倒吊，一腳站立等。他們以為今生的苦受，如似火的燒東西，可以使之變化，得到達解脫。

(二) 禪定：統一精神，以達到宗教的數智。這是印度思想家的共同點。

(三) 信仰：拋棄個人的意欲，傾投絕對者以蒙恩惠拯救。

三、印度半島的文化，若由文化上，分為：西北印度河流域，東北恒河流域，南部達卡高原及錫蘭島等四區來說較為方便。

在第一文化圈內所發生的文化，就是吠陀的宗教哲學。這是讓諸神的集錄，而由梨俱吠陀，沙撈吠陀，耶柔吠陀及阿闥吠陀構成。

在第二文化圈內發生的是：對立紀元前五世紀成立的婆羅門宗教哲學的耆那教和佛教。這是一種宗教的革命，同時又被視為異端。耆那教的創立者是摩訶毘盧，而佛教的創立者是釋迦牟尼。

第三文化圈是蠻族的居住址，大都採用婆羅門的理想與生活方式。如被仰為八宗祖師的龍樹，密教所謂的南天鐵塔，則與此地的因緣很深。

最後的第四文化圈就是以常規常緒而聞名的錫蘭。此地的住民都是篤信佛教的信徒，但也有少許的耆那教，印度教，基督教。

四、印度思想的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我想，沒有比印度自古以來對於宗教與哲學分野，產生豐富多彩的思想的吧！印度教為一個：對與動的，神話與物語的，深刻與繪畫的，建築與王國的國家。

印度思想的特質，當然是起因于印度人本身實際的，宗教的，倫理的要求——對於「梵」與「解脫」之點。也就是由這種精神要求，才產生了一種「梵」的觀念，這是值得留意的。

綜觀印度的思想，大約可概納如下：

二、教理相異之點

婆羅門教	佛	耆那教
(一) 信因果律	堅信因果律	信因果律
(二) 最後境界為解脫並若重道德生活	最後境界為「涅槃」並若重「八正道」生活	最後境界為「常樂世界」永離生死及道德生活
(三) 後來採取神象崇拜	後來採取神象崇拜	後來採取神象崇拜

二、教理相異之點

婆羅門教	佛	耆那教
(一) 崇拜自然神如雨神印陀羅火神阿格尼	不信有人格的上帝，由「法」掌握宇宙。	不信上帝存在。
(二) 觀念吠陀經為極重要之事，且視吠陀為上帝所示。	無上帝所示之神聖文集	不認吠陀經之神聖性及其重要性
(三) 以動物祭神祇而獲其護佑。	不信祭祀，主張不殺生動植物等。	不信祭祀，主張不傷害
(四) 祈禱能獲上帝保佑	祈禱無何用處，祇有八正道生活方證涅槃。	飢餓，苦身，足以到達「常樂世界」。
(五) 信仰階級制度，並認婆羅門為最高貴	打破階級存在。	各階級人民一律平等
(六) 無教團組織。	有比丘及比丘尼等之組織。	有小規模之宣傳團組織

(本表錄自周祥光著印度通史)



有趣的禪話

(五)

茂坤譯

有沒有掛笠之所？

一休禪師有一次帶了新左衛門，了結了行勢路之旅行後，由桑名乘船，上了熱田之岸。日子不知經過了凡幾，他倆實行夜宿，終於到了興津的驛站。那時適遇丹波龜山的城主——二階堂信濃守，威儀齊整，堂堂皇皇的遊行到這邊來。看了這模樣時的一休，遂向新左衛門說：

「新左！有了大官的臭名，着了魔似的威風凜凜，我現在可以作一齣給他看了！」

說完後，跑至路中，一動也不動的直立在那裡。看樣子，他的眼界好像無人，準備不讓開道路給這位大官通過了。信濃守，于是向他的近侍說：

「現在在那邊站住的出家人，身上所披的衣物雖是污垢，但由他的風度看來，似乎積滿了功行的高僧！在這炎暑的天氣，不戴笠帽，任太陽曬曬，一定熱得很了，趕快拿一隻笠帽，以篤厚的禮節，送給他使用吧！」

近侍領受了郡守的命令，即刻到了禪師的身邊來：

「喂！師傅，我的主人信濃守，叫我帶這隻竹笠給您使用。他還說，有失禮儀的地方，請您多多原諒！」

「不，你們的顧慮是多餘的，我老早就備有了頂好的笠仔哩！」

「看來現在您老人家的頂門，已經沒有了那個，是不是被颶風吹失的麼？」

「不，這隻笠子，想動，動不得，想拿也拿不下，我已使用了幾十年了，現在不是依然這樣的戴著麼？這是世界第一的，是不壞的觀音笠仔啊！」

說着，指了指晴空。

被這麼一說，聽呆了的侍者，心裡在想：這位行者，大概是瘋子，不然他的言說，舉動，怎麼會這樣的古怪？終於把這位狂僧所說的話，原本本向他的主人報告去了。信濃守，聽完後，乍言乍笑的說：

「噢！是麼？隨便他吧！」

遂命令一行的人馬回頭，投宿在興津的本陣。禪師看了這光景，向新左使了一個眼色，他說：

「還沒發滋味啊！現在還要衝入他的本陣，叫他有個更熱的感覺呢！」

「您？惡作劇也要個程度啊！他那裡是您的對手？我想閑事莫管好了。」

「噢，像這種官貴人家，只知勢，不知恥，如不給他一個當頭喝棒，那裡能够有個醒悟的一天？」

說完後，帶了新左向本陣跑去。到該地後，不聲不響，由天井想爬上疊々米頂去。當值者被他一驚，飛也似的跑出來阻他，但禪師那裡被他押得住，一鼓氣跳上去了。說時遲，那時快，郡守的近衛拚命的出來謝絕。禪師不肯示弱的說：

「你是誰呀！」

「在下的是信濃守組下的近衛。」

「近衛，近衛，近衛，近衛，菜飯拿來只會向肚內，回到室裡就打噴嚏，叫他拿槍覺得未。」

「住嘴！歹者！這死鴨嘴硬嘴邊的！瘋僧！」

這位近衛不堪一休的譏諷，提高喉嚨的說。這時郡守已知事情的始末了。

「哼！真的這樣嗎？那麼他可以說是過于高言了，是不是禪僧？好吧，叫書童來！」

書童立刻來了。郡守叫他走近，貼在他的耳邊囁囁咕咕的說了幾聲。書童含首帶背的走到一休禪師前面來。

「噢！師傅，我們已向郡守請令過了，但：

「怎麼啦，可以進去了麼？」

「不，不可以的。如果同宿的話，那是義不容辭的，但是進入人家的室裡，戴上笠子，似乎有點那樣子。請把笠子脫下吧！」

「噢！是麼？說來很有道理。現在馬上要脫笠子了。除下來時，在您的室裡，有沒有掛笠之所？我這隻笠仔是世界中的觀音笠仔哩！」

書童聽呆了，一時啞然無語。把這事情報告了郡守。信濃守到這時高慢的心理，忽然消失，終於出來會客，殷勤的招待禪師。之後並不敢再在街頭巷尾施威。

一休的感化，可以說是最得力的了。



宗教教育方法的變遷與發達

道生

前次，我在法音月刊寫了「宗教家的教育」一文，給諸位讀者做爲宗教教育方法的參考，更希望諸位法師，先輩，大德們多多指教。今天呢！爲使大家對宗教教育方法的原理能更進一步的去明瞭它，想再談一談宗教教育方法的變遷與發達，使諸位讀者不論是在家庭或是社會，都能隨時利用機會用各種方法去實施宗教教育。

一、原始的方法

原始時代教育的方法一般都很注重模倣與實行，先模倣家庭及社會對宗教的風俗，然後去實行。當然，其中較嚴格的法師、長老、父母也有在一定的期間讓小孩到深山去受像入塾式的教育，並且以法師、長老的訓言爲教育的中心。這方法不是劃一的，強制的，個性的，促進的新教育方法。

二、個性的方法

然而，伴著文化的進步，不再是原始時代民風強制的教育，而產生了個性的，促進的教育方法。蘇格拉底的問答便是一個好例子。他的方法不在於說服對方，是要對方自己發現錯誤，再引出正的答案的方法。錯誤的發覺是蘇格拉底底的反問法，引出正的方面可以說是他的助產術。

釋迦、基督，都使用過個性的，促進的方法。應病投藥是佛教傳統的方法，其後基督依個性來說教。用直觀的比喻是二教相同的傳統方法，他們更以行動率領眾人。模倣與行動雖是原始的方法，且也是進步的方法。個性的，促進的方法是祖宗們所用的方法，也是今日新方法的中心點。吾人所欲過去的這些方法，不過是溫故知新而已。我們要以前方法爲着眼點去找出古代方法中的意義。蘇格拉底、孔子、釋迦、基督，彼等教給我們有意義的內容及許多有價值的方法。自古幾多的教父、教祖皆如此。即所謂：「隨機設教」，「衆生之病即異，所與之藥不同」了。

三、障害的除去

先除去病弊所在，再引至真理，是蘇格拉底教育的著點，釋迦、基督會今也向着這方向注意。可以說與今天精神分析學是相同的道理。劃一的或是注入式的原始時代民風教育是一種障害的方法。除去個性的障害隨後給以指導的方法，那是祖宗的方法，是今日的新方法。

四、愛的方法

教育應該以愛爲中心，教育的一切應該以愛爲出發點，「善人以愛引導他人向善」。愛是今日文化教育學派的教育中心，也是精神分析學所闡明的，慈愛是佛教，基督教教義的中心，宗教家與教育家可以說都是以身行動獻身於愛的人。雖然不認爲權威是不必要的，但是愛且比權威更重要，以權威爲中心的話，教育自然成爲強制、劃一。以愛的關心來除去個性的障害，便是教育的中心，就是要以愛、善意來引導人向善。

阿難分別經有：「師弟之義，即自然之義感。一師視弟子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弘崇禮拜，勿怨勿訟」。

五、知的方法的出現

人間理智的進步不得不引導至促進知的方向。盡量向教義、價值的理解方面。因明悟他的方法也是研究知應經過的手續，此時的基督教認爲想進入神的國度裡是無知者，爲得使人理解聖詩設立了七科：初期的問答，學校是洗禮的準備，以祈禱行事爲實習的主要科目，漸次的在學校增設七科。教理的研究已經給合理化的改進。空海云：「九流六藝濟代之舟梁，十籙五明利人之寶筏，故能三世如來，兼舉而成大覺十方賢聖，綜通而證遍知」。這時的辯證法和因明悟他已成爲中心的方法。

六、實行的方法

由於主知方面的急進，同時模倣也復歸傾向於實行。中世紀前期僧院內禁欲的，遁世的方法已經成爲過去。每日除了七小時的勞動、祈禱與行事竟成爲主要的手段。

七、感情的方法

到了十七世紀漸次地大家注意到對兒童灌輸父母及祖國的愛，加強他們的愛與敬，極力反對祈禱爲宗教教育的中心。在使兒童知道宗教的一切，以祈禱爲宗教教育的中心。

八、生活的方法

十七世紀以前宗教教育的方法傾向於禁欲和強制教度，宗教成爲劃一和不自由。這時有人提出讓兒童自然地去對教主有所表現，在生活中讓兒童知道對天的感激。就是在生活中要有宗教心的教養。先要相信他人，用以兄弟間的愛轉向去愛教主。宗教是經驗上的事，是不容易學到又不好的教育。爲宗教氣分的經驗，必須設法創造家庭與社會的宗教環境。

九、象徵的教育

宗教不在於理解，而在使人感動，體驗宗教的氣氛、宗教教育成爲哲學化、象徵化、恩物象徵的統一，個性，多面，人與自然的感得等。宗教教育的内容，說教不如悟入，更不可離開感得。象徵的教育有着附帶的價值，儀式及行事是重要的要素。

以上，簡單回顧了原始時代至十九世紀的宗教教育方法的變遷與發達。所述諸方法中各有長短，教祖的個性的方法，直觀的方法，生活的方法，家庭、社會、學校、環境等，可說是現代的新方法了。假若宗教是以感情爲中心的話，那麼主要的教育方法就不能離開感情、感動、體驗。然而，一般的教育也好，宗教教育也好，都很容易傾向於注入式的知的方法。我們應當極力的強調現代的新教育方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普門品觀音經大意

悲人

普門品和

心經，自古以來就很普遍的流行在民間，且最受歡迎與瞻仰。我在

幼童時，家人常常在唸這本經，聽了耳貫的我，雖然不知意義是甚麼？但總是憶記如昨。尤其是那後殿的偈頌如「……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等等的句讀，因為文格語順，所以到了現在還能暗誦。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婆老爺爺們，也因此而得到了念誦與暗記的機會。

只是在這世間裡，最令人容易了解的經典，也同樣的最容易被人誤傳。普門品，在信眾裡，普遍的認識是：像咒語之能消災免難，一念就能得到應驗的利益。也就是說：到了觀音聖像的座前，去念觀音聖號，便能得到家庭安樂，商店繁昌，諸事如意，諸般叶吉。像這種解說並不是說完全不對，但是信仰觀音菩薩的人，如果只有這麼一套的想法，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普門品（觀音經），不是獨立的一部經典，是在「法華經」裡的第二十五品（章），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華開在泥土裡，而不會被這污濁的泥土垢染；以芬陀利華（蓮花）象徵出來的這部「法華經」，是千古以來，藏有佛教的奧義，是在別種經典裡再也找不出一乘之法，這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又是法華經裡的精粹！
法華經二十八品當中，方便品及安樂品，壽量品和這普門品是千古以來就稱謂：「四要品」。方便品是「發心」，安樂品是「修業」，壽量品是「菩提」，普門品就是「涅槃」（成道的境界）。即是事道的程序，首先要發心，其次要修業，由修業而悟道（得菩提）悟道後悟道理去利眾生，普度群生。普門二字很明顯的就是為了

普遍的去渡眾生而開的門。

觀世音菩薩的梵語（Aryavalokiteśvara），漢譯是觀自在，光世音，或世自在等。「般若心經」裡所稱的「觀自在菩薩」，也就是這位菩薩。這位菩薩是爲了救度眾生的苦難而發了大願，想把涅槃的大船渡人至于彼岸，所以日夜不斷的在勞動。

觀音菩薩本來是無所謂甚麼男人，女人，但是一般的信仰，認爲是女人者多。因為化現在這世間裡的觀音菩薩，有時示現女相，所以人人就認爲是女人。但我們要知道，所謂女相到底是爲了什麼而現的？原來女相是代表一切眾生的慈母，尤其是這位慈母不是只愛自己的兒女，而是一切無差別平等，像大海之容納百川，只爲拔苦，不論自他，是一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聖者啊！由歷史上以及民間的信仰說來，都是觀音的信仰者占有十之八九，在今古物語裡觀音的靈驗，也是頗有相當的地位。也因如此的普遍，遂變爲俗化的信仰，一曝不振。爲甚麼普遍還叫做墮落？因爲大家把那經典裡所說的教理，寓意，譬喻，是非顛倒的原故！我們要知道，普門品裡所說的法話，不只是按我們所理解的那樣——只爲了自私的利益而已。

觀音經大約分爲「長行」與「偈頌」二段。「長行」是以散文體式寫出本經的要旨，而「偈頌」即是用韻文體式敘述。長行分爲「寶蓋」與「顯益」。寶蓋是爲信仰觀音而說的，顯益是就觀音的說法，描寫出來的。長行是自無盡意菩薩從座而起，向佛請問觀世音菩薩的命名爲始。——「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爲觀世音？」發起請問的這位無盡意菩薩是住在東方不向世界的寶蓋如來座下，輔助如來衆生的大菩薩。這時受如來之命，來到靈鷲山法華會上，

代表衆生發起請問這問題。

世尊首先就其所請問的問題，大略的解答了一回，然後再詳細的逐一說出來。

「這裡有無數的眾生，受了種種的苦患，而他們假如能夠聽到觀音聖號，同時專心一意的稱念這位菩薩的聖號時，這位菩薩就會即時觀察其稱念的首發，把一切的苦難消除！」以上就是大略的回答。其次，對於苦患的問題，觀世音能顯示現慈悲救度者，當以「七難」爲首。

「七難」，即火難，水難，風難，劍難，鬼難，囚難，賊難等。「若有人唱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時，假如身入大火，也不會被火所燒；漂洋在水中，也不會被大水所溺死；尤其是在海中遇風難，流入他國時，也能得到解脫。……」觀世音人拿刀劍想殺你時，若能稱念觀音聖號，即對方的刀劍會一段一段的斷碎，同時得免難。惡鬼！羅刹想來害你，嚇唬你時，稱念聖號，即他們不敢以眼睛正而看你，何況傷你？不論有罪與否，手、腳、頭、頸等被一切的刑具繫縛，牽進牢獄，那時稱念觀音聖號，自然的，那刑具會列壞，得以解脫刑具的災難。結隊爲商，經過了充滿盜賊之林的險路，當危急萬難時，在這群衆裡如果有人向衆商人說：「我們趕快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吧！這位菩薩會給我們以勇猛心啊！大家聽後，即時稱念聖號，就這麼一舉，賊難可以免除。無盡意菩薩！這位大菩薩的偉大之力，實與矗立在虛空中的高山比擬……」世尊如是回答了。經文的意譯是如上所說的，但是如果依照文字去解說，去領納的話，會一變而爲荒唐無稽的笑話，也會成爲神秘的傳說。終會被人家做除災難的咒文，是遠離了近代人的感覺與耳目了。但是以寓意和形象化的觀念的世界的語言來考究的話，自然會被人接受。

在這裡所謂燒身的大火，就是他人的憤怒。大水就是溺身之患的憂慮。又破船之難的風，是指我們自身，願陷罪惡之深淵的意義。對於這些他人的忿怒，愛欲的誘惑，罪惡的陷阱，這位觀音菩薩會因衆生的稱念他的名號，而發起了慈悲的心腸，解除人家的一切苦難！

力杖之難，是想傷害自己的他人之驕慢、憎惡等；鬼難，是惱亂自己的他人之邪念；囚難，莫非就是名利的手腳，浮世之煩人的纏縛；賊難，是指由外邊而來的刺激作用的感覺的苦惱；對於這些事，能够體念觀音的慈悲心，保身清潔的話，無論何人也不能傷害我們的身體，邪心也不能惱亂我們，一切的束縛也因此而解除，終能遊現在那自由自在的觀音聖地。到這裡所謂「七難」已告一段落。其次所說的就是「三毒之難」。

七難是由外邊而來的，淫欲、瞋恚、愚痴的三毒是由我們內心而起，還而來害自己的。

「假如有人，心裡動了淫淫邪念時，能够敬念觀世音菩薩聖號的話，就能觀一切男子如同父親，一切女人如同母親——即時會脫離色欲；又有人，心裡動了憤怒、憎惡時，能够敬念觀世聖號，就會打平一切激動的心情；又有人，被一切愚念迷惑，勞心于無足輕重的事時，敬念觀世聖號，即會由迷惑覺醒過來，得到安心自在。無盡意菩薩！觀世音菩薩有這樣不思議的功力，能施衆生以無限的恩惠！所以衆生應該常常的敬念他。」

以上的話依照語言與意義去了解就可以的，並沒有另外要解釋的寓意。其次，釋迦世尊就把「二求願」說出來。

「若有婦人，想要有個男孩，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時，就能如他的希望，誕生一位福德、智慧具備的男子來；如想生女孩時也能如願——誕生一位容貌端麗，生性善良，被人敬愛優雅的女孩。無盡意菩薩！觀世音菩薩是有如是的德力啊！衆生如能敬重觀世音菩薩時，其所得的恩惠，決不會消滅。」

以上就是這段的意思。但是必須加以說明，假使依照文字去解說時，這位觀音菩薩就會變爲：求子人的唯一寶物。在這段裡所說的也是一種寓意——男子是表菩提心，女子是表示慈悲。若想得到真智時，專心一意的去禮拜觀世音菩薩，那麼，無上的了悟是不成問題的。想得太慈悲時，也是同樣的去禮拜，自然會如願。

在這段「真益」的後面，釋尊曾向無盡意菩薩說了如下的話：「假若有人，只一時或一次，受持觀音菩薩的聖號，那麼，這個人就同樣于禮拜、供養了無量無數的菩薩的功德一樣啊！」這「願益」的階段，這一段是敘述觀音菩薩到底怎樣給衆生的說法。

「無盡意菩薩向佛請問：世尊！觀世音菩薩是現些甚麼形相在這世界裡？怎樣給衆生說法？又應付衆生時，以何方法濟度衆生？」

對於這些問題，釋尊就把觀音菩薩之十九說法，三十三應身的事講了出來。

「衆生當中，如果必欲現佛身救度他，才適當時，觀世音就會現佛身，給他說法。有時現獨覺身，緣覺身（悟因緣而成道的羅漢），聲聞身（佛法悟道的羅漢），以及梵王身（造物主），帝釋身（上帝），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將軍身，毗沙門身（北方天王），小王身（國王），長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大官），婆羅門身（外道行者），比丘（僧），比丘尼（修女），優婆塞（信徒），優婆夷（信女）等身，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婦女身，童男身，童女身，天身，龍身，夜叉身（男神），乾闥婆身（摩睺羅伽），阿修羅身（無端正），迦樓羅身（金翅鳥），緊那羅身（樂神），摩睺羅伽身（大蟒蛇），人形，非人身，執金剛神身（金剛力士）等等，觀世音菩薩無一不是爲了投契衆生的心機而現身說法。

總而言之，觀世音菩薩是能以三十三種不同的身份，示現在這世間，救度一切苦惱的衆生。但是我們要知道，所謂三十三身，只是一個輪廓而已，實在說來，這三十三種身份，是代表無量無數的形相哩！

「因爲是這樣，所以你們應該專心供養觀世音菩薩。這位菩薩不管衆生遇有何種危難時，也能給衆生以無所怖畏的信念。無盡意菩薩說了這段話後，很受感動，遂把掛在胸前的瓔珞想獻給觀世音菩薩，但觀音菩薩不敢領納。這時世尊告觀音菩薩說：『你啊！應該憐愍這位無盡意菩薩以及一切的衆生，而受此瓔珞吧！觀世音菩薩重佛命，遂把瓔珞分爲二分，一分獻給釋迦牟尼佛，另一分奉給多寶佛塔。』」

在這一段裡，所謂瓔珞，就是伏無盡意菩薩所得的無盡的智慧；獻給觀音菩薩，是以自己的智慧，求觀音的慈悲來完成實徹的意恩。觀世音如果是爲了自利的話，當然這瓔珞是無需要的，當然不敢領納，但經世尊說：爲救度衆生，所以不得不承受。

領受瓔珞後，再獻給釋尊和多寶佛，是甚麼意義？原來多寶佛是宇宙的實體——法身佛，釋尊是現相的報身佛，就是本體與現象之圓融者。身、報身、應身，三身一致了。

「長行」本文的最後，世尊並以如下的語句來結束：「無盡意菩薩！觀世音是具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德力，很喜歡爲衆生的救度而顯現在這世間。日夜不怠勞動着！」

以散文體書寫出來的「長行」正文終了後，其次就是以韻文的體裁書寫的「偈頌」。普門品當然依這段韻文而出名，但這只是前段的重述而已，所以在這裡把它省略了。

最後世尊當衆宣言：「大家應該頂禮這位菩薩啊！一會中有一位名叫持地菩薩者，從坐而起，向佛讚嘆的說：『若有衆生聽過觀世音菩薩者，其功德實在不可思議哩！』」在坐的衆生于是發起了無上的正心。至此法華經第二十五品就告一段落。

末了，觀世音菩薩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觀世音菩薩不是異人，是我們自己啊！我們就是說，我們的心深處有無量慈悲心，只是被迷雲遮隔的月亮一樣，不能顯現出來。普門品是爲了示現我們心內本有的佛心而說的。

抒情小唱

楓林

她是靈魂的催眠者
她是睡衣的標案

更像貓者的伏弓，她要捕捉滿意的生命！多
危險的世界，像影謎法的魔鬼。

爲了我們自己的安全，朋友，但願你不再在
那兒周旋，那兒因爲那兒——女人身邊就是滅亡
的深淵。

二

我，扶着手杖，揀着心之船，
載滿了希冀，劃進了遐想，

森林曠着綠屋，
清流繞着村莊，

我似看到不倦的蝴蝶，
彩色的花蜂，

顧盼不息地往來花叢。

花叢啊，似乎成了它的母親，
走吧，似有了乖巧的翼，

駕着薄紗般的霧，低飛輕翔。

飛吧，飛向無窮的前面，飛向無底的深淵。
我深大地，意識到，這是我此生最美麗時刻。

佛緒夜

(外一章)

龍歌

沒有星光的溪旁，蹲着
眼睛噴出了一串的水銀
流去，擁着嘆息。

沒有月亮的沙漠，躺者
心坑跳出了無數的精華
飛躍，夾着尖叫。

沒有太陽的山頂，站着
雙掌擊破了遼闊的空間
靜寂，對着笑聲。

海潮音

一個拾荒的詩人看着海潮音：

天上驕傲的星★

山腰多姿的彩雲

湖沼纖弱的睡蓮。

一個流浪的音樂家聽着海潮音：

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舒伯特的聖瑪利亞

夢幻裡的小夜曲。

一個蒲團上的老和尚想着海潮音：

天人類傳的佳訊

大殿斷續的疏磬

釋迦老子的餘音。

變換無常

妙翠

今天已隨着落日的隱沒而成為過去了
像流星，也像奔瀉的流水。

未來的很渺茫

誰知又將會有怎樣底變換呀！

生住異滅永無休止的演變，
回顧那曾留下我足跡的地方哪，

已成爲一片荒涼底平原，

昔日同黨和羈的伙伴們，

如今天各一方。

連那一切的歡樂，冷暖與痛苦也都變換無常
啊！有什麼好迷戀的呢？

這變幻的人生

太像那多變化的浮雲。

願請佛教界贊助修建

臺東鎮東禪寺緣起文

查臺東縣文會所屬團體會員東禪寺乃東臺衆

生朝夕禮拜之地遠道佛徒良好遊歷之所距前道地
發願宇闢此一名勝弘法道場應待修建以續佛教
慈命迭經該寺開山住持一覺法師暨諸大護法奔走
呼籲重修並由臺東縣支會呈經臺灣省分會第六、
七兩屆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飭各支會協助加強勸
募復蒙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甘珠爾瓦活佛與分會
理事長隆道法師全體理監事等發起樂助並呈奉臺
灣省政府民政廳(47)民甲字第(2)035號代電核
准修建在案然因年來受物價波動影響致原預算不
敷而修建工程僅完成一半尙需建築十餘萬元此款
誠非一蹴可以籌集惟賴衆力協助始能奏功所謂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茲各縣市支會佛教同仁諸山
長老各寺願住持大德暨各護法居士佛教信徒諸
位同修齊心協力隨喜功德以慈念心賜予贊助即足
示我佛教徒精誠合作他日東禪寺能修建完成匪特
東臺衆生朝夕可聞佛法正法獲得精神安穩即西臺各
大德居士前來弘法或培養弘法人才亦可藉作駐錫
之所此種因緣敬祈諸善廣植福田則功德無量矣

附註：
台東東禪寺建務處頂禮

- 一、隨喜贊助者刊登生月刊銘謝
 - 二、贊助壹佰元以上者存入永久牌位
 - 三、贊助伍拾元以上者存入永久長生緣位
 - 四、贊助壹拾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五、贊助伍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六、贊助拾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七、贊助拾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八、贊助壹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九、贊助壹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十、贊助壹元以上者存入永久功德位
- 同等階位。
捐款者請利用生月刊一九〇六八號
郵局劃撥戶代轉或直寄臺東鎮東禪
寺亦可。

小啓

上期「駁糾正錯誤指點迷津」一文中，于
「曾究論曰」後，排漏
「震立論曰：使萬千外教弟子因不願感化
而更走入迷途罪惡滔天「正」已經感化不在苦
難者(反)」特此更正。



長篇連載

釈迦佛陀話劇

(九)

第四幕

時：佛曆前十年
地：那摩提健尼精舍
人：佛陀
阿難尊者——佛陀的得力弟子
舍利弗
目犍連
大迦葉
摩訶波闍波提夫人
女信士甲
其他女信士若干人
小沙彌一人

須提那——迦蘭村長者之子
毘舍佉——舍衛城中一主婦
兩舍大臣——阿闍世王的大臣
菴摩羅女——當時有名的美女
景：也是一個半外景，可以看見精舍的乙角，一邊有樹木，石凳等，院庭過去是精舍的門外，有竹籬蓬門，開幕時天近黃昏，斜暉淺照，精舍門外落葉飄搖，庭院中有一個小沙彌在掃落葉，嘴裡在默念着什麼，專心一意地在工作着，門外有喧嘩聲，小沙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摩：告訴大家，現在已經到了，叫大家不要吵吵嚷嚷的像一群鴨子似的，你知道五百個人的聲音，一個人一句話就够吵的了。

女信士甲：（以下簡稱女）是的，是的，她們太懶了，這兒就是那摩提健尼精舍。

女：佛陀和許多大比丘都住在這兒？

摩：是的，自從淨飯大王歸天以後，佛陀就遷移到這兒來了，外面什麼人也不知道，我還是化了許多工夫，才打聽到的，真不容易！（一面擦着汗，一面走到門前）來這兒休息一下吧，要大家也在那邊樹蔭靜地休息，等我的通知，不要隨便亂跑，亂嚷的。

女：（對聖右）摩夫人要我告訴你們，大家都在那邊樹蔭下靜靜地休息一下吧，不要亂跑，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這兒就是那摩提健尼精舍，（外有衆人的應聲，又喧嚷了一時後，漸漸沉寂，走回來，搖頭）人多口雜，真是沒有辦法。

摩：（坐下）我們也在這兒坐一下吧！該走累了吧？

女：不累，夫人，您呢？

摩：爲了追隨佛陀，就是再走他個三天三夜，也不會感到累的，我反而是太興奮了。

女：夫人，您這種修道的誠心，一定會感動佛陀的。

摩：這很難說，妳不記得前兩次，稟報我們請求的時候，佛陀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然地搖頭。

女：佛陀也真是——出家修行，爲什麼也要分個男女。

摩：唉，誰叫我們是女人呢？

女：女人怎麼樣？女人那一點比不了他們男人，夫人，我就覺得佛陀有點固執。

摩：快別這麼說，孩子，這也難怪，自古到今，那有女人出家修行的，你叫他怎麼可以開這

個先例嘛！

女：所以我們這次，真是做到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先剃光了頭髮，再穿上了袈裟，嘿，不答應也得答應，這個樣子，（指自己）回去總是不可能了吧？

摩：妳這小鬼，（慈愛地笑着）。

女：夫人，我們這第三次的請求，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萬一要是佛陀再不答應，那我們就決定留在此地，餓死也不回去了。

摩：那當然，孩子，不會的，佛陀是大慈大悲的，說什麼他也要收留我們的。

女：說什麼他也非收留不可（很有自信與決心）。（山門開了，小沙彌一手拿了掃帚，探首門外）。

小沙彌：（以下簡稱沙）奇怪，明明聽到女人的聲音，怎麼沒有了，人呢？人呢？（看看她們，以爲是別的沙門）

女：我們不就是嗎？

沙：你們？！

女：我們不是人，難道還是神仙？

沙：我是說剛才聽到說話的是女人嘛，奇怪，奇怪。

女：有什麼的奇怪的，我們不就是嘛！

沙：你們是女人啊！（大驚）不對，不對。

女：有什麼對不對地，奇怪！你這個小沙彌，我看倒真有點不對呢？

沙：你還說我不對，你自己看，自古到今，有剃光了頭，穿起袈裟來的女人沒有？（轉身要進去）。

摩：小沙彌，我是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

沙：我們是來求見佛的。
沙：啊，妳就是摩夫人，也剃光了頭，我去告訴天比丘去，嘻嘻嘻嘻（優笑着跑下，一而嘆聲）
阿難大比丘，阿難大比丘。

女：還是少見多怪。
摩：（笑）也難怪，女人像我們這樣打扮的也實在沒有，你叫他怎麼不奇怪呢！
（小沙彌拖着阿難尊者上）

阿難尊者：（以下簡稱阿難）在那兒呢！啊！性一點，小心給樹枝弄得跌一交。

沙：阿難大比丘，在大門外面，你快來看哪，（連拖帶拉的）。

摩：我來看，我來看，（用手拉開門，剛一跨出大門，抬頭看見女），啊！妳們這是怎麼回事哪？（大驚失色，急揉眼睛）我該沒有看錯吧？

女：你呀！一點也沒有看錯，嘛，這就是摩夫人。

摩：（急扭轉）夫人，怎麼你也——

摩：（含笑不言）

女：嘛，再請你看遠一點，那邊菩提樹下面，還有四百九十九個像我這樣打扮的女人呢！（以手指遠處）。

摩：（也看着遠處）啊！還有四百九十九個像這樣打扮的女人！

沙：妳們這是幹什麼呀？男不男，女不女，噯，你們總該知道妳們女人是不能夠出家修行的，咱們佛陀是不會收留妳們的。

女：小沙彌，你不知道吧，這一次佛陀，可答應了我們的。

沙：佛陀答應了，不會的，你別開玩笑笑了。

女：誰和你開玩笑，要不然我們怎麼會剃了頭髮，又穿上了袈裟？

摩：大概是妳們聽錯了，我想佛陀是不會答應妳們女人出家的，夫人，您不是已經請求過兩次了嗎？

摩：阿難尊者，你來得正好，你該能體會到我

們這五百個人的決心了，我們拜托你去見佛陀，告訴他說：「我們來了，而且是剃了髮，穿上了袈裟來的，請他千萬要收留我們，答應我們出家，要不然，就寧可死在這兒也不回去了。」希望你盡心盡力的為我們去說。

女：我們五百個人的生死存亡，全決定在你的手上了，

摩：這——（為難地）

摩：快去同佛陀稟報吧！你的口才一向都是很好的。

女：快去吧，看你這般答空地，真急死人！

摩：我看到你們這種情形，我就心酸，難過。

女：有什麼難過的，我們五百個人已發過誓了，佛陀不收留我們出家，我們就死在這兒！

摩：妳們這種堅定不移的決心，更使我感動，請妳們在這兒安心的等一下，我去稟報佛陀！

摩：好，阿難尊者，我代表她們五百人謝謝你！

摩：夫人，不要謝了，但願佛陀答應了，那就萬事如意了。

沙：要不然，五百條性命可不是好玩的，（頑皮地，伸舌）。

摩：少胡說，摩夫人在這兒，也有你說話的餘地。

沙：我是說着玩的。

摩：沒有關係，小孩兒嘛！

女：沒有關係，只要你在佛陀面前給我們多美言幾句，說得好一點，我們是重言無忌的！

摩：好，我一定盡最大的力量，向佛陀報告妳們這件事情（匆匆下）。

沙：（回來關上柴門）對不起，在沒有佛陀的命令以前，我是無法接待妳們的。

女：（希望妳接待！）（做了個鬼臉）

沙：（也還以鬼臉，關上了柴門，走了進去）

摩：我們是勝利了，妳們要麼想麼？
摩：妳道了頭，何以見得呢？
女：我們這次是以死來作決定的，夫人，請聽聽，五百條性命，不是已作小事嗎？

（佛陀由內上，阿難尊者和小沙彌隨後跟着）

佛：妳沒有替我拒絕他們嗎？

摩：佛陀，我說過了，可是有什麼用呢？她們都已經把頭髮都剃掉了，又穿上了袈裟。

佛：摩夫人也——

摩：佛陀，摩夫人她老人家也是一樣。

佛：她們這一片出家修行的赤誠，倒是值得稱頌的！

摩：她們一個個都弄得像比丘尼的樣子，我知道在佛陀的教團中是沒有比丘尼制度的。

佛：關於這一點有清楚地告訴她們沒有？

摩：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佛：那她們就該回去了。

摩：她們說，假如這次佛陀再第三次的拒絕了她們出家修行，她們因為頭髮剃了，衣服換了，也回不去了，她們說——

佛：她們說什麼——

摩：她們說寧願死在這兒，也不肯回去，（難過得流淚）。

佛：（立定中）這——（思索）要是——偏又是姨母她老人家領着來的，她辛辛苦苦把我扶養長大，我淪落之想未報，我怎麼忍心回絕她呢？前兩次我已經感到工很大的不安。

摩：是呀！佛陀，摩夫人對教義的信，對佛陀的愛，對她率領的五百個女人的誠，真使人感動，依我看——

佛：你知道我沒有收過女弟子。

摩：她們也實在可憐。

佛：我當然也可憐她們，但我更可憐一切眾生，更要正法永傳。

難：這一次，假使佛陀您拒絕了她們，就怕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佛：但是我的僧團中是不能讓女人加入的。

難：（虔誠地）佛陀，請允許我問您一個問題。

佛：你要問的是什麼？

難：您說僧團中不讓女人加入，難道佛陀慈悲的教法中，還有男女的區別嗎？

佛：阿難，你這個問題問得真好，正是時候，我懷得你仁愛的心，我現在告訴你，在我的教法中，是沒有男女的區別的，記得當初我才成道時就說過：「一切眾生，皆可以成佛」的話，佛法是不擇別任何人的，我不但說「男女應該平等」，而且我還說過：「一切眾生都應該平等，不過雖然這麼說，你也知道我的教法是人類為本，在以人為本的立場來說，無論是男人或女人，修功德，智慧，自利利人，斷除煩惱，都是一樣可以獲得聖果的，當我在祇園精舍說法的時候，波斯匿王和不和利王妃的雙女勝鬘夫人，她修學我指示的教法，她能說非常深奧，圓滿，究竟的佛法，妙慧又只有八歲，她了解我的教法，也並不遜於別人，大家都知道，我在第一年開始傳道的時候，就接受了耶舍母親的皈依三寶，做出家的優婆塞弟子。

難：是的。

佛：阿難，你要知道，修學我的教法，不一定要出家，就我所規定的現在出家相，這也不過是適應時代文明，而暫時權巧的示現，這並不是我佛的真實相。

難：像摩夫人這樣誠虔地要出家，佛陀，您是應該收留她們的。

佛：當然，我也知道像我姨母這樣仁慈博愛的個性女子出家，將來一定能成為有德的大丈夫，證得高貴的聖果，不過，我考慮的是為着未來的教法，若要開放女人加入我們精舍中來，則僧團中必有一番騷動，我們的先祖沒

有做過，女人出家到我們精舍來修道，將會增加我和諸比丘更多困擾。

難：只要我們多加小心，一切在行動上，生活上給她們以嚴格的紀律，依弟子我想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佛：要女子加入僧團，我當心，那好像是良田中，生長了稗草，是會傷害收穫的，阿難，我之所以不允許她們女人出家，也有我的苦衷呢！

難：佛陀，這在門外的五百個女人，信念的堅定和對教法的熱愛您是知道的，要是您一定不肯收留她們——難道，難道，佛陀，你忍心看見她們白白的死在外面，死在我們的眼前，年老的摩夫人和那些年青的好女子。（嚶淘大哭）

佛：阿難！冷靜一點。

佛：佛陀，我求您伸出您的援救之手吧，救救她們，救救五百個可憐的弱女子，古語說：「天有好生之德」佛陀，您超越世上的眾生，難道反而放棄了眼前的五百個人不救。

佛：（朗朗巨語）衆緣和共業相繼而來，我不願固執一己之見，世間上沒有清淨常住不壞的佛法。（佛陀沉默了一會）

難：佛陀——（轉悲為喜，知道佛陀有所決定了）

佛：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去叫她們進來吧！

難：啊！天哪！這可憐的五百個女人終於得救了，（大喜打開門）啊！（她們都已疲極，依竹籬而臥，）都睡了，喂！好消息，好消息

女：（醒來）你說什麼。

難：我說好消息，快起來吧！佛陀已經答應你們出家了。

女：真的，（大喜，對外面叫着）喂，各位姊妹們，我們請求出家修行的事情，佛陀已經答應了。

衆聖：我們謝謝佛陀。

摩：阿難，是真的，你沒有騙我們吧？

難：嘿，夫人，這種大事情我怎麼敢開玩笑，不過佛陀是再三的考慮之下才答應的，你們二位先進去，代表大家叩謝佛陀的收留吧！

摩：對的，阿難，就麻煩你領路吧！

難：好，你們隨我來！

（佛陀靜坐講堂的中間，難引摩夫人及女信士甲進庭院，在堂前向佛陀跪下）

摩：（頂禮）大悲大慈的佛陀，我們要怎樣地來感謝你呢？我們因為你的收留，而重行拾回了我們的生命，希望，歡喜。

佛：（點頭）坐下來談吧！你們這一片誠心和意志的堅定使我感動。

女：佛陀，我們因為您的答應我們出家，而感到無上的歡喜，我們大家都好像遊子回到了故鄉，又好像是盲人見到了太陽，真謝謝您了。

佛：你們要加入我的教團，修道，出家，這是乙件好的事情，我有責任和義務協助你們的，不過從此以後要遵守我規定下來的八個條件，就是八十個，八百個條件，我們也願意接受的。

摩：無論什麼條件，我們都會遵守的，敬請佛陀放心好了。

佛：大家都外面？

女：是的。

佛：我要當面把我所定下的八個戒條，講說給大家聽，這叫八敬法。

（阿難與小沙彌在前引路，摩夫人與女甲扶持佛陀走上大門，立於臺前。）

女：（大聲）大家聽着，現在佛陀來和我們講話，我們先謝謝佛陀收留我們出家修道。

衆：我們謝佛陀。

女：大家不要再講話了，肅靜地聽着。

（待續）

海渡



惋惜：並呼籲文化界及愛好藝術人

〔又訊〕本市良皇宮大廳法蔭

及調查各地舉辦之教育文化詳情。

五 分 珠 咳 藥

(舊有各館均售。元三毫。每份四三價銀)